

剪刀下的宇宙观：民间剪纸与乡土社会精神世界探赜

刘飞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山东省日照市，276826；

摘要：中国民间剪纸远非简单的装饰工艺，它是乡土社会宇宙观念、信仰体系与文化逻辑的视觉化呈现与物质性载体。本文旨在超越传统艺术学“形式-审美”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艺术人类学、民俗学和符号学的理论视角，将民间剪纸置于其原生的文化生态语境中进行考察。论文首先剖析剪纸作为一套象征符号系统，其核心图式（如“阴阳鱼”、“扣碗”、“抓髻娃娃”、“生命树”等）如何编码了“天圆地方”、“阴阳相生”、“生生不息”等传统宇宙观与哲学思想。进而，本文探讨剪纸在岁时节日、人生礼仪等民俗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论证其如何作为一种“仪式性媒介”，参与构建并维系一个有序、和谐且充满生命力的神圣时空，从而满足民众祈福禳灾、维系社群认同的精神需求。最后，论文将审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语境下，剪纸从乡土社会的“生活文本”向当代的“文化符号”转变过程中，其内在宇宙观与精神意涵所面临的挑战与重构的可能路径。本研究认为，对民间剪纸的深度解读，不仅是对一种濒危技艺的记录，更是通往理解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精神世界内核的一条关键路径。

关键词：民间剪纸；宇宙观；乡土社会；符号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DOI：10.64216/3080-1516.25.09.056

引言

民间剪纸，这门根植于中国广袤乡土社会的传统技艺，长久以来被置于“工艺美术”的范畴内进行审视，其研究多聚焦于地域风格、造型规律与审美价值的探讨。然而，若仅停留在视觉形式的表层分析，便无异于买椟还珠，忽略了其作为文化深层结构之表征的真正价值。在乡土社会的生活实践中，剪纸绝非孤立存在的审美对象，而是与岁时节令、人生礼仪、信仰习俗紧密交织，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其持有者世界观与生命观的直接外化。

列维-斯特劳斯曾言，野性的思维借助于形象的世界深化了自己的知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0页。）中国的民间剪纸正是这种“具体性科学”的杰出代表。一把剪刀，一张薄纸，在农家妇女的手中，剪出的不仅是飞禽走兽、花卉人物，更是一整套对宇宙、自然、生命与社会的认知与解释体系。这套体系，我们可以概括为一种独特的“宇宙观”（Cosmology），即关于世界秩序、时空结构及人在其中位置的系统性观念。

本文试图论证的核心论点是：民间剪纸是乡土社会精神世界的物质性文本和仪式性实践，它通过一套高度程式化又富于地域变异的象征符号系统，将抽象的传统宇宙观转化为可感知、可操作的视觉形象与民俗事项，从而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社群的年度周期中，持续不断地确认着一种和谐、有序且充满生命动能的文化秩序。

为深入阐释这一论点，本文将构建一个跨学科的研

究框架。首先，借助符号学理论，尤其是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象似、指示、象征），对剪纸的核心图式进行解码，揭示其背后的观念内核。其次，运用艺术人类学的“语境研究”方法，将剪纸作品还原到其创作与使用的具体民俗情境中，考察其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最后，结合非遗研究的相关理论，反思当代社会中剪纸传统意涵的流变与传承困境。

1 作为符号系统的剪纸：宇宙观的核心图式

民间剪纸首先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象征符号系统。其图式并非艺人的随心创造，而是在漫长的文化积淀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共识性的“文化语汇”。这些图式直接映射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宇宙构成与运行的基本法则。

1.1 从“天圆地方”到“中心四方”

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基础模型是“天圆地方”说。这一观念在剪纸中有着直观的体现。最为典型的便是各类团花剪纸。其圆形外廓象征着天穹的完整与循环，内部的纹样则常常遵循中心对称结构，形成一个围绕中心点（宇宙之轴，AxisMundi）向外辐射的格局。例如，陕北剪纸《八卦鱼》以太极图为中心，周围环绕八卦符号，再辅以莲花、牡丹等吉祥花卉，构成一个微缩的宇宙模型。中心点代表着“道”或“太一”，是万物生发的本源；向外扩散的层次则象征着由中心到四方的空间秩序，即“中-四方”观念。这种结构同样体现在民居窗花中，窗户本身就是一个“天圆地方”（方形窗棂配圆形剪纸）的场域，剪纸在此充当了沟通内外、调和阴阳的媒介。

1.2 “阴阳相生”与“生生不息”

“阴阳”观念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在剪纸中得到了极为生动和普遍的表现。最为经典的符号莫过于“阴阳鱼”（太极图），它常以显性或变形的方式出现在各类剪纸中，如“双鱼”、“对鹿”、“鸳鸯”等成对出现的纹样，其深层结构都是对阴阳交感、化生万物的哲学观念的图示。另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图式是“扣碗”。上下相扣的两只碗，常常分别装饰有象征阳性的石榴、莲花（代表男性、天）和象征阴性的南瓜、桂花（代表女性、地）。在婚俗剪纸中，“扣碗”直接隐喻男女结合、天地交泰，预示着子孙繁衍、家族昌盛。（靳之林，《中国民间美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第58页。）这充分体现了“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的生生哲学。

1.3 保护神与生命树

乡土社会的精神世界中，充满了对生命安危的关切与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剪纸中的“抓髻娃娃”是一个遍及黄河流域的典型图式。娃娃头梳双髻，双手上举或下垂，正面站立，胯下常饰有莲花或牡丹。民俗学家靳之林先生通过大量田野调查与文献比对，论证了“抓髻娃娃”作为中华民族原始始祖神和保护神的身份，其功能是“招魂、祛病、辟邪、燎疳、祈雨”，是集体性的巫术操作神。（靳之林，《抓髻娃娃与人类群体的原始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这个图式承载了民众对生命延续与健康平安的强烈祈愿。

与之相关的还有“生命树”母题。树木在诸多文化中都被视为连接天、地、人三界的宇宙树。在剪纸中，“生命树”往往枝繁叶茂，树上栖息着鸟雀（象征灵魂），树下有动物或人物活动。它不仅是世界中心的象征，更代表着家族血脉的绵延不绝。在丧俗剪纸中，“生命树”或“桥”等图样，则寄托了引导亡灵顺利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愿望。

通过这些核心图式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剪纸艺人通过剪刀，将一套宏大的、抽象的宇宙论体系，转化为具身的、可操作的日常实践，使得普通的农妇在妆点生活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重复和巩固着整个社群共享的宇宙认知。

2 作为仪式实践的剪纸：精神世界的时空构建

如果符号系统是剪纸的“语法”，那么仪式实践便是其“语用学”。剪纸的精神性价值，在其动态的民俗应用中得以完全实现。它作为一种仪式性媒介，积极参与构建乡土社会的神圣时间与神圣空间。

2.1 年度周期中的神圣时空

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年度周期并非均质的时间流，

而是由一系列关键节点（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划分出的神圣与世俗交替的节律。剪纸是标识和强化这些神圣时间的重要手段。

以春节为例，这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时刻，是重新调整人与宇宙关系的重大仪式期。此时，家家户户“焕然一新”的剪纸（窗花、门笺、炕围花等）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贴窗花，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辟邪”和“迎福”。例如，山东地区春节期间贴的“门笺”，五色对应五行，悬挂于门楣，随风飘动，被认为可以搅动气场，驱散秽气，招引祥瑞。这些剪纸共同将一个普通的物理空间（家屋）转化为一个洁净、神圣、充满生机的“宇宙”，以确保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家宅平安。正如民俗学者所言：“年节剪纸是民众对宇宙秩序的一次年度性确认与修复。”（王小明，《岁时民俗与民间艺术象征》，《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

2.2 生命历程中的通过仪式

人生礼仪，如诞生、婚嫁、寿辰、丧葬，是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也是个体身份与社会关系发生剧烈转变的“通过仪式”。剪纸在这些仪式中，充当了保障仪式顺利进行、祈愿当事人平安过渡的视觉法宝。

婚俗剪纸是最为绚烂的篇章。新娘带来的嫁妆剪纸（如“鱼戏莲”、“石榴赛牡丹”），洞房中的顶棚花、喜花，无不充满对夫妻和谐、早生贵子的热切期盼。这些剪纸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公开表达着在日常生活被视为隐私的性与生殖主题，其功能在于借助图像的灵力，确保“阴阳合和”这一宇宙基本法则在新人身上的成功实现，从而延续家族的血脉与社会的再生产。

在丧葬仪式中，剪纸则呈现出肃穆与超脱的面向。灵堂中悬挂的“幡”、纸扎上的装饰，常包含莲花、西番莲、桥、马车等意象，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通往彼岸世界的路径与场景，寄托着生者对亡者顺利进入另一个生命轮回的祝愿，安抚着生者的哀思，体现了“视死如生”的传统灵魂观。

通过这些仪式化的应用，剪纸从静态的符号，转变为具有能动性的文化实践。它不仅是精神世界的反映，更是塑造和维系这一世界的重要力量。它使每一个参与者，在剪与贴的行为中，亲身融入并体验着社群共享的宇宙秩序与生命循环。

3 当代语境下的流变与重构：从生活文本到文化符号

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都市社会的急剧转型，民间剪纸所依附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科学世界观取代了传统宇宙观，城市化进程瓦解了紧密的乡土社群，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娱乐与表达方式。在此背景下，剪纸的生存状态与意义系

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深刻的流变。

3.1 内在宇宙观的消解与符号的扁平化

在当代,剪纸最显著的变化是其语境的丧失。当剪纸从农家窗户、窑洞墙壁走入美术馆的展柜、旅游市场的货架时,它便与其原生的仪式功能和生活场景相剥离。对于大多数购买者和观赏者而言,“抓髻娃娃”不再是可以驱邪的保护神,“扣碗”也不再具有强烈的生殖崇拜意味。它们被简化为一种具有“民族风”、“传统味”的装饰图案,其背后复杂的宇宙观与精神意涵被抽空,成为一种“浮动的能指”。符号本身得以保留,甚至因其“古朴”、“稚拙”的造型而备受赞赏,但其深层的文化密码却面临失传的危机。

3.2 非遗保护下的价值重构与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为剪纸的存续提供了新的契机,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非遗”语境下,剪纸被赋予了“文化瑰宝”、“民族记忆”的新价值。政府扶持、专家介入、市场驱动,共同推动着剪纸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保护,有时会不自觉地加速其内在精神的流失。为了符合“精品艺术”的评判标准或市场的审美趣味,剪纸艺人可能倾向于追求造型的繁复、技术的精细,而忽略了图式背后的传统规制与象征意义。传承人的认定与培养,也往往侧重于技艺的娴熟度,而非对其背后文化知识的通晓。这使得剪纸有沦为一种纯粹“技艺表演”的危险。学者刘魁立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其‘形’,更要保护其‘魂’,即其蕴含的精神、情感和智慧。”(刘魁立,《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原则》,《中国民族》,2007年第9期。)对于剪纸而言,其“魂”正是那套支撑其存在的宇宙观与精神世界。

3.3 重构的可能路径

尽管面临困境,剪纸在当代的重构并非不可能。可能的路径包括:

1. 生态性保护。不仅仅是保护剪纸本身,而是保护与之相关的民俗节日、仪式空间,鼓励其在原生的文化土壤中继续存活。例如,支持其在传统村落春节、婚庆活动中的使用。

2. 教育性传承。在传承中,不仅教授剪刻技巧,更要系统讲解图式的文化内涵、使用场合与禁忌,培养“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新一代传承人。

3. 创造性转化。鼓励当代艺术家和设计师在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运用,使古老的宇宙智慧能以新的艺术形式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产

生对话,而非简单的符号嫁接。

4 结论

通过对民间剪纸符号系统与仪式实践的深入剖析,本文揭示了其作为乡土社会精神世界之核心表征的深刻本质。一把平凡的剪刀与一张薄脆的红纸,在乡土民众的手中,成为了构建宇宙模型、阐释生命哲学、表达灵魂观念的强大工具。剪纸艺术是“形而下”之器与“形而上”之道的完美统一。

在当代社会,我们研究民间剪纸,其意义远不止于抢救一种濒危的视觉艺术形式。它更是一种“知识考古学”的努力,旨在发掘和解读潜藏于其下的、一套完整的、曾经指导了中国人数千年生活的意义体系与宇宙论图景。这套图景关于秩序与和谐,关于生命的绵延与灵魂的安宁,关于人在天地间的恰当位置。

尽管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中,这一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已难以复原,但民间剪纸作为其物质性遗存与活态流变,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宝贵的窗口,让我们得以回望并思考自身文化的深层根基。对剪纸中宇宙观的探赜,不仅是对过去的怀旧,更是为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安顿精神、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来自东方的古老而深邃的智慧资源。保护与传承这份遗产,关键在于理解并珍视其内在的精神性价值,并寻求其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创造性延续之路。

参考文献

- [1] 靳之林,《中国民间美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
- [2] 靳之林,《抓髻娃娃与人类群体的原始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3]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 [4] 王小明,《岁时民俗与民间艺术象征》,《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
- [5] 刘魁立,《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原则》,《中国民族》,2007年第9期。
- [6]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
- [7] 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
- [8] 乔晓光,《活态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初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作者简介:刘飞(1976.06),女,汉族,山东临沂人,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